

來自部落的排灣族留德鋼琴演奏博士

ドイツに留学したパイワン族出身のピアニスト
Payuan Doctor of Musical Arts in Performance from Germany

文·圖 | Umaljen a Tjuridri 高瀚 (鋼琴演奏家)

因 父母都學過音樂，所以能接觸音樂可說拜他們所賜。小時候某天為了要聽出不同的聲響，我收集了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來敲打，父母發現我對音樂的潛在興趣，10歲左右，鋼琴課由父親（高光良校長）啟蒙，他覺得我很有天份，雖然家中經濟狀況不算理想，但仍決定排除萬難帶我到屏東市、台南市拜師學習鋼琴、擊樂與基礎樂理等課程，這才真正踏上了學習音樂之路。

學習音樂過程

小學畢業我考上了屏東縣立中正國中音樂班。因出身原鄉又沒有補習，念得很辛苦，學業和鋼琴老是跟不上同學。父母察覺後便四處打聽可以幫助我的老師，最後找到鍾明里老師，彈奏能力逐漸進步；而後的術科期末考才能名列前茅。國中畢業推甄考上台中二

中音樂班，同學的程度更上層樓，學業比國中更重，學科跟術科成績都只能在中間程度，鬱悶至極。幸好遇到從維也納回國的周怡君老師，在她的細心教導下，讓我對德奧音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高中畢業以打擊樂第一名成績，考上國立藝術學院（現台北藝術大學），視野開闊許多。在第一堂鋼琴副修課，我準備了貝多芬奏鳴曲的第一樂章，背譜彈奏給老師聽。授課老師郭姿好驚訝地表示第一堂課沒有人會準備曲子，都是討論課程規劃為主，而我竟然還背譜來上課，所以對我印象很深刻。幾堂課之後，她很誠懇地問我是否願意轉鋼琴組，我猶豫了一陣子，後因練擊樂的時間、空間調度不便，加上高中師從周怡君老師時對鋼琴產生的憧憬，最後決定轉組，通過轉組考試成為主修鋼琴的學生，並經學長介紹進入黎國媛



大學原本主修擊樂的筆者，後轉為主修鋼琴，最終留學德國，取得德國鋼琴演奏家最高文憑。

老師門下。在黎老師的教導下，讓我知道練琴得要抽絲剝繭的分析實驗，並苦心練習才算完成，對鋼琴藝術有更進一步的領悟。大學期間在學校打工所賺的錢幾乎都投入藝文活動，舉凡影展、舞展、管絃樂團演出、各式樂器獨奏、協奏等，幾乎是無所不聽、無所不看。這些養分潛移默化地塑造了我對藝術的想法，加深對藝術的感受力，加上常有讀譜習慣，長時間下來有了一些心得，對音樂開始有自己的見解與想法。



學成歸國後，筆者開始教授琴藝，並希望能利用所學幫助經濟較為弱勢的學子。

出國深造

大學畢業前夕，因家中經濟出了點問題，決定先服役。退伍後於25歲那年，在父母與外婆籌資幫助下如願去了德國，在學德語的同時也自費找老師上鋼琴課。很幸運地認識了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（Hochschule für Musik Hans Eisler Berlin）的名教授Georg Sava。在他的教導下，讓因當兵而僵硬的手逐漸復元，彈奏時得以舒展開來。後來也另外找老師學琴，當地友人推薦可試試弗萊堡音樂學院（Hochschule für Musik Freiburg）的俄國名師Vitali Berzon，他的教法跟Sava截然不同。在經歷過Sava跟Berzon兩位老師的先後指導後，便決定報考音樂學院，最後幸運地考上了特洛辛恩音樂學院（Musikhochschule Trossingen）



2015年10月，筆者在台北愛樂室內樂坊舉行獨奏會。

藝術家文憑班，指導教授是德國籍的Wolfgang Wagenhäuser，他的教法又是另一種——注重傾聽每個聲部、踏板深淺的運用，觸鍵較沉重等。修業期間師徒相處融洽，他也願意幫助我繼續考取演奏家最高文憑。但因家裡經濟未見好轉，正憂心是否可以順利取得學位時，經友人告知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的訊息，指導教授也理解我的困難，同意讓我先休學準備考試。考前一個月我回到台灣，每天熬夜專心苦讀，只希望趕快考上，父母就可以不用那麼辛苦籌錢供我讀書。最終幸運考上，父母總算能放下沉重的擔子，我也能無後顧之憂地繼續完成學業。2014年9月，終於順利拿到演奏家最高文憑（等同國內博士學位）的畢業證書，圓了留學德國的夢想。

該是回饋的時候

能完成學業，最感謝的是我的父母，在他們經濟最拮据的時候咬緊牙根全力支持我；其次就是指導教授們的傾囊相授和協助；而國家培育人才的德政，給了我機會與經濟上的援助，使我能學成歸國。現在是回饋的時候了，除了繼續充實自己的音樂素養，也希望能有機會到學校教學。我準備了一大串鑰匙，要一個一個賜與有天賦和潛力但經濟弱勢（尤其是原住民）的子弟，讓他們得以打開音樂藝術殿堂之門，發揮潛力，迎向更璀璨的未來。更希望結合社會，從事多樣化的音樂活動，展現更多美好的音樂藝術作品與世人共享，讓更多人能從學習音樂中喜歡和接近音樂，提升人文素養和社會風氣，實踐做為一個音樂人的心願。◆

